

红学热点话题 透视

张兴德◎著

人民日报
学术文库

人民日报
出版社

红学热点话题 透视

张兴德◎著

人民日报学术文库

人民日报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学热点话题透视 / 张兴德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15 - 3466 - 8

I. ①红… II. ①张… III. ①红学—研究

IV. ①I207. 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9396 号

书 名: 红学热点话题透视

著 者: 张兴德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陈 丹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3105

网 址: [www. peopledaily. press. com](http://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14 千字

印 张: 17. 5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5 - 3466 - 8

定 价: 68. 00 元

自序

本人自2001年退休后,闲逛书林,误入红楼。在2007年出版了《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一书。当初写作此书,本来是闲暇无事,凭一时兴趣。并无“后续”的“宏观打算”。谁知此书出版后反映尚好,其中,有些文章被《新华文摘》《文摘报》摘转;有的全文被不认识的“红友”转发到网上热传、热评;书中有些观点还被一些论文引用。我的一个读研的外甥女告诉我,在他们学校,有的研究生拿我的书作为写作论文的参考。这些自然引起我继续写作的兴趣。这之后,又陆续在全国有关报刊、大学学报发表了三十余篇论文。本书就是从发表的这些论文中选出来的。我原本是想继我的思路,深入研究《红楼梦》中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一书的中心论点是:“作者自觉不自觉地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描述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的内外尖锐而复杂的重重矛盾是其必然没落的根本原因;自觉不自觉地对封建社会及其上层建筑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自觉不自觉地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进行艺术创作;在人物性格的塑造及其命运结局的安排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斗争的描写上,甚至在谋篇布局上,都体现了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可是,写了几篇之后,一次在同胡文彬先生的交流中,他说,当前的红学研究,最缺乏的是对“红学研究的研究”。这话引起我的共鸣。于是,我接连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有的文章还引起一定的反响。现在梳理起来,本书收集起来的文章中,大约有一半是属于这类文章。毋庸讳言,当前的红学研究,是既热闹又令人不满意。深入探求其中的原委,自然就会涉及许许多多的敏感话题和热门话题。我的许多文章,就是属于这类话题。这也就是我这本书名的由来。

当然,我对这些话题的研究并不能算深入,更谈不到完全正确,有的可能失之全面甚至有错。但是,当前由于种种原因,在许多人都避讳谈论这些

热点话题的情况下,我豪不避讳,直抒己见。在一些人看来,这可能是“不知进退”“不知高低”“不知自己的身份”云云。但在鄙人看来,这是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的一种表现。最近我在《光明日报》读到一篇文章,说当前文艺评论文章缺乏棱角,多有“言不由衷的假话、不痛不痒的套话、无的放矢的空话、晦涩难懂的“行话”(见2015年3月22日第4版)。近年来,我们红学研究文章(专著)固然出许多好作品和精品,为红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但是,毋庸讳言,也确实有一些红学文章(专著)和红学研究存在种种令人不能满意的情况。俞平伯先生晚年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此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遗憾的是至今无人做出像样的回应。

我始终认为,属于社会科学范围的红学研究,并不完全是远离政治的“纯学术”。红学有两重性,有纯学术的一面,也有同政治关系密切、受政治影响的一面。那种认为红学是完全同政治无关的“纯学术”的认识,是红学研究中的一种方向的迷失。《红楼梦》是一部深刻反映清朝社会现实(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罕见。它在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认识意义。红学研究不能回避这些本身就是政治问题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一部分的红学,始终有一个正确的研究方法、研究方向问题。我力求使自己的研究遵循这个原则,也用这个原则观察、分析、评论当前的红学研究(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研究),并对我认为的一些错误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点进行坦率地质疑。其次,社会科学研究,要回答人们的社会关切,所谓敏感话题和热门话题,均是人们的社会关切。《红楼梦》研究中的“社会关切”,比任何其他古典文学作品研究中的问题都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离开人们的社会关切,只热衷甚至专门去“研究”所谓的“纯学术”,窃以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研究方向问题;再次,文章本是千古事,写文章就是向社会和我们的后代“发声”。既是“发声”,就要让人家“听到”后感到没有白听,是对是错,读了总要有所启发,引起思考。否则就是“噪声”。最后,我没有形形色色的“枷锁”。现在有些人对一些热点话题,沉默不语。他们不是不想说,而是有种种考虑。我是“自由撰稿人”,没有任何羁绊和顾虑。为此之故,我的有些文章发表时,就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特别是那组关于如何对待和认识1954年的那场“批俞评红大讨论”的文章,更是如此。我所以要写这些属于敏感话题、热门话题的文章并将此编辑成书,就是想“立此存照”,以供后来者深入研究这些话题时作为参考。

回顾退休这几年的读、写关于《红楼梦》方面的文章的经历,我不能忘记

胡文彬先生对我的悉心指导、帮助。这种感激之情,我在《光明日报》2015年2月7日发表的一篇短文《甘为学友不为师》中已经真诚地表达过。这部书中有些文章就是在胡文彬先生亲自指导下写的,有的观点干脆是从他的未发表的短文中“剽窃”来的(例如“从学术层面看1954年的批俞评红”见本书第182页)。在此,对胡老师这种“不是师生,胜似师生”的高情厚意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

张兴德

2015年10月于大连

目 录

CONTENTS

(一)

红学的迷失与红楼文化的危机	1
面对《红楼梦》,该有怎样的“使命感”?	4

(二)

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 ——论《红楼梦》中的忧患意识思想	7
红楼梦中无哲学吗?	17
对宝玉的“封建社会叛逆说”质疑	47
“为闺阁昭传”说质疑 ——兼谈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目的	66
是“真事隐去”,还是“真实(思想)隐去”?	74
全面辩证地看《红楼梦》中的“虚无思想”	82
绕开脂批看可卿	95
是“辨是非”好,还是“辨是谁”好? ——关于元春判词一处重要异文的辨析与商榷	107
也释“老天拔地”	109

(三)

关于全面、辩证、科学地看脂批问题 ——回应俞平伯先生在晚年红学研究自省之一	112
对《红楼梦》传承的“返祖现象”的反思 ——回应俞平伯先生在晚年红学研究自省之二	123

厚重的历史回应

——回应俞平伯先生在晚年红学研究自省之三	130
读俞平伯晚年自省和“李希凡自述”想到的	
——回应俞平伯晚年的红学研究反思之四	136
当代红学新索隐、探佚派的负面影响与谬误	146
腰斩《红楼梦》:错误的研究方法、可悲的文化现象	
——坚持正确地评价标准,科学认识、充分肯定后四十回的	
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155
红学研究中的泛娱乐化、非文学化、非学术化问题	163
再谈关于正确认识“程高本”的几个问题	
——2014年在铁岭高鹗与《红楼梦》的学术会上的发言稿	172

(四)

从学术层面看 1954 年的“批俞评红”

——重读何其芳等旧文想到的	181
对“批俞评红”的再认识	
——纪念“批俞评红”60 周年	189
关于客观、全面、辩证地认识“批俞评红”的几个问题	
——兼答刘绪源先生	199
附录:俞平伯的红学观转变	
——兼谈对 1954 年“批俞评红”的再认识	207

(五)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在《红楼梦》艺术构思中的重要作用	212
王熙凤两次治丧不同结果的哲理启示	219
从小说视角看“风月宝鉴”的哲理意蕴	225
《好了歌解》与《司马季主论卜》	231
细品红楼(两则)	234
读《红楼梦》为什么不宜提倡“浅阅读”?	
——答一位青年朋友问	239

(六)

红楼画卷的赏析与解读

- 读胡文彬先生的《〈红楼梦〉与北京》 241

“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的红学研究

- 读胡文彬先生的近作《感悟红楼》兼论目前红学的一种倾向 244

甘当学友不为师

- 读《红楼两地书》 248

文学评论家应有的操守

- 读《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想到的 252

(七)

- 附录1:站在哲学高度解读《红楼梦》 256

附录2:一部力图正确解读《红楼梦》的学术著作

- 张兴德的《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 259

- 后 记 268

红学的迷失与红楼文化的危机

孙伟科先生在《文艺报》(2012年2月29日第3版)著文,提出了“热闹的红楼文化”“包含着深刻的危机”,“举步维艰”的红学,应该“成为文化创造力之学”。这在当前无疑是一个极为有意义的话题,但同时也是一个须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研究的问题。

首先,如何全面、辩证、正确的评析当前红学和“红楼文化”的形势或状况,应该有个共识的标准和视角——这就是应立足于是否有利于正确宣传、传承、普及文化“国宝”《红楼梦》。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红楼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国宝”,我们这一代人,不仅应该从《红楼梦》吸取其丰富的文化乳汁,以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同时,更要正确地宣传、普及、传承《红楼梦》,这是我们的光荣义务和责任。

红楼文化的产生和出现几乎是同《红楼梦》的流传同步的。最早的红楼诗词、红楼绘画、红楼曲艺等,其实是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用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解读和表达,它在《红楼梦》流传史上起着普及、宣传《红楼梦》的积极作用。

红楼文化的变异和危机是近几年的事情,它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许多是商业的逐利的巨手在操控,例如所谓红楼餐饮之类。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红楼文化的发展、变异和危机,同红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红学通过不同途径在影响红楼文化。当前红楼文化包含的危机与红学的迷失有极大的关系。例如,令一些人着迷、甚至趋之若鹜的“揭秘红楼”和“探轶”《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故事”的兴起和走红,这已经不单单是红楼文化了,它已经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人们对它关心的热度和广度已经超过了小说《红楼梦》本身。而作为一种“红楼揭秘”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出现和形成,其源是受红学研究中的所谓“探轶学”的影响。而再追溯这“探轶学”的产生,则是源于胡适当年的否定后四十回。本来,程伟元、高鹗当年经过多方努力,使当年“无定本”“无完璧”的《红楼梦》,得

以以120回本(就是后来被人们统称为“程本”的《红楼梦》)的面目流传。胡适否定后四十回的这一做法,被他的继承者们加以放大并推向极致,在无确凿可靠证据的情况下,硬说程伟元是一介书商,程伟元出于商业的逐利,编造了《红楼梦》后四十回成书的假话,高鹗则是受皇帝的旨意,窜改了前八十回,就这样,后四十回被彻底否定了,程本的前八十回也被基本否定。而把来历不清、面目不明的脂砚斋的批语作为研究后四十回的权威根据,于是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所谓“探轶学”。这本来是红学研究的一派观点。在红学界从来没有统一过。从学术研究角度说,就是再研究一千年也无可厚非。但是,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出现了一部以否定后四十回为特征的八七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继之,强势媒体又大力讲述、宣传“揭秘红楼梦”“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故事”之类,这样,连中学生都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是“伪续”。于是,原本属于红学界内部的“一家言”,便成了一种社会的文化现象。其影响所及,不仅直接干扰了人们阅读《红楼梦》文本,它的直接和间接危害是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乐此不疲地跟着一些人去探寻这些“真故事”,而对《红楼梦》本身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含蓄蕴藉的艺术却少有(无暇)问津了。而且,由此还使人们产生一些猎奇心理,于是,各种“雷人”的学说纷起(例如有人甚至要“拯救红楼梦”)。致使《红楼梦》研究出现了泛娱乐化、非文学作品化、非学术化和神秘化的怪现象,把本来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附加了种种“特异功能”。至于孙先生说的一些人在“没有一些可靠的文献根据”的情况下,自立学说,其实也源于当年否定后四十回的胡适及其后一些追随者们的影响。他们在否定后四十回,否定程伟元、高鹗的自序时,也是“没有一些可靠的文献根据”的。

历史是最好的证人,历史又是一面镜子。《红楼梦》流传二百余年来,泽被广远,它的“乳汁”,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诚如孙先生所列举的鲁迅、茅盾、巴金等人。而这“乳汁”,并不是现代红学家们刻意论证的什么“红楼后四十回的真故事”;也不是一些红学家乐此不疲地考证的曹雪芹的祖宗的祖宗;也不是来历不明、面目不清的脂砚斋究竟是谁和他的批语;也不是那个“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什么真、假本《红楼梦》的问题;更不是《红楼梦》背后映射的清宫秘史的“秦学”之类;这些一代文化大家,所接受和吸取的不过都是那个120回本《红楼梦》一书本身所体现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含蓄蕴藉的艺术及其高度结合的魅力。这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一切研究《红楼梦》的人们不应忽视的。

其实,哀叹红学“举步维艰”,这正是对红学研究的一种迷失。《红楼梦》作为一部文艺作品,其欣赏自然可以是多视角的、全方位的,正所谓“一百个读者心里可以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是,红学史告诉我们:《红楼梦》引起的多起纷争,确

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包括正确解读)《红楼梦》本身所体现的思想和艺术的问题。俞平伯先生晚年在他还很清醒的时候、在没有任何外界影响的情况下,认真地总结了他的红学研究,很负责任地自省说:

“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又说:“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对俞平伯先生的这个认真的反思,红学界至今处于失语状态。还有,从胡适创立新红学到20个世纪50年代的批评俞平伯和七十年代的全民“评红”,这些重要事件,虽然从总体上已经有了结论。但是,遗留下来的许多理论问题尚须要重新研究和认识;有许多正本清源的工作须要去做;有许许多多的混乱认识须要厘清;“文革”的“左”的影响,还在或明或暗地在影响我们对全书的思想内容以至于对人物思想形象的解读,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在红楼梦研究中也有或明和暗的反映,等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置上述这些大量的“选题”不顾,却哀叹“举步维艰”,这不能不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迷失。

(原载于《文艺报》2012年4月25日第3版)

面对《红楼梦》，该有怎样的“使命感”？

刘心武先生的续《红楼梦》书未上市而就产生“轰动”，这从出版发行的角度评析，无疑是十分成功和值得赞赏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就很值得商榷了。刘心武先生说，自己续《红楼梦》是出于一种“使命感”，一些大众媒体也热衷于宣传这种“使命感”甚至说这是“首创”，让读者认同这种“使命感”。本来，《红楼梦》早已被泛娱乐化，谁愿意怎么“娱乐”，自有自由，别人无权说三道四。但是，把这种做法上升到“使命感”的高度，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又在“给力”。这就成为一个有普遍意义、须要辩论的话题了：面对《红楼梦》（以及其他同样被“娱乐”古典的名著）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使命感”？

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正确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正确的认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这是一个陈旧而又现实的严肃话题。“东亚病夫”“愚昧”“落后”“贫穷”“丑陋的中国人”等等，都曾一度是我们国人的“符号”。面对这些存有偏见的外国人诬蔑不实的宣传，我们愤怒过、抗争过。这种抗争一直持续的现在仍然在进行着。无数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和外国友好人士作了的大量有效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是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顶峰，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代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正确的传承它，向中外广大读者正确的解读、宣传《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就是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就如同我们要外国人正确宣传中国、认识中国一样重要。我们的宣传、影视、新闻、出版等大众媒体，一切专家、学者尤其是作家和文艺家，都有责任、有义务向我们的子孙后代、向外国正确地宣传、普及我们的文化“国宝”《红楼梦》，而不是相反。愚以为，面对《红楼梦》（以及其他一些经典名著），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使命”和“责任”。

可是刘心武先生和一些支持续《红楼梦》的人，把续《红楼梦》提高到“使命感”的高度，那么是否应该这样解读：《红楼梦》不为其“重续”，就势必影响它的正

确传播和宣传了，甚至影响其存在的价值了。这《红楼梦》是非续不可了！否则，不足以对得起曹雪芹、不足以对得起这部中华文化的瑰宝、不足以对得起中华后代子孙了！“续”是“带着使命感的创作”，是“拯救”《红楼梦》。刘心武先生自己说，前两年他到中央台“揭秘”《红楼梦》挽救了中央台的收视率^①，这次，他又在说，自己是在拯救《红楼梦》了！

问题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作些粗浅的分析。众所周知，作为一部文化国宝，二百多年来，120本的《红楼梦》一直是作为一个整体流传下来的。毛泽东称赞中国有部《红楼梦》也是指这120回的《红楼梦》，在他的一些讲话中多次引用《红楼梦》中的典故，也有多处在后四十回。《红楼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不同的版本以及其他一些须要甄别、梳理的问题，由此诞生了专门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其中，《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又是“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后四十回的优劣真伪的分歧，一直很大。有的学者认为，后四十回是“伪续”，应该扔到垃圾筐里。对这个理论，据鄙人所知，国内外一些著名的红学家和学者（包括在台湾的学术界前辈林雨堂先生）并不认同。这个理论的“始作俑者”之一的俞平伯先生，在他的晚年总结他的学术生涯的时候曾很负责任地说，“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②直到现在，不知为何，有人对俞平伯先生的这个反省毫无反应。自然，对俞先生这个反省的态度，以及对这后四十回的“公案”，自可以继续通过学术争鸣和研究去解决（如有人说的，再争鸣它一千年）。但是，我们应该把学术研究同对《红楼梦》的宣传、普及区别开来。研究后四十回的真伪优劣是学术问题，原原本本的宣传、普及120本的《红楼梦》是正确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是爱护、保护、尊重文化“国宝”问题。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这如同我们对待文物，只能“修复”而不能“修改”一样。120本《红楼梦》是文化的“文物”，是“国宝”，我们应怀有敬畏之心，不能任意所为，对它乱划杠杠。我们应原原本本的向外界（外国）和子孙展示。作为大众新闻媒体的责任是宣传、普及《红楼梦》，而决不能把“红学”中的某一派的观点，作为“定本”“定论”去宣传，以误导国人（尤其是外国人）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然而，一部八七年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把这种学术上的分歧作为一种定论宣传，然后有《百家讲坛》的“揭秘红楼梦”讲座，又进一步把“定论”具体化和推向极端。于是，“腰斩红楼梦”一个纯学术问题，变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人们

① 《口述》专栏，《北方频道》电视台，2011年2月12日19点27分。

② 转引自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83页、779页。

都知道原后四十回是“伪续”之“不合法”。“探轶”“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故事”倒是正宗。大家跟风热议《红楼梦》背后隐藏的“秘密”，而对小说《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反倒来不及关注了（一般的读者精力毕竟有限）。于是，作为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的小说，堂而皇之地被泛娱乐化、神秘化。这究竟是在普及、宣传《红楼梦》呢，还是对普及、宣传《红楼梦》的干扰？这两年，又兴起续《红楼梦》之风（据笔者所知，续《红楼梦》不下十余部）。并上升到“使命感”这样一种政治高度。（走笔至此，说句题外的话：续书在《红楼梦》流传史是很多的，并非“首创”，说续书是一种“使命感”倒是“首创”。）这“高度”是达到了。经出版商的精心炒作，几百万部刘续《红楼梦》已在大陆和港、台同时发行，其经济效益自不待言。但历史是最好的证人。自《红楼梦》诞生二百多年来，形形色色的续《红楼梦》大约有几十部，可是，没有哪一部能取代原后四十回，这充分证明了其魅力和生命力。这“刘续《红楼梦》”是否真的可以取代原后四十回同前八十回一起流传，“使命感”是否能实现，无疑也得由“历史”这个证人去证明。但愿不要应了古人说的“尔曹名与身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最后，我们想着重强调的是，这个话题，决不仅仅局限在对待《红楼梦》上，其实，现在所有的古典文学名著和其他经典，都在遭遇同《红楼梦》大致相同的命运——或被戏说、或被大话、或被解构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之所以提出讨论这个话题的普遍意义也就在此。

（原载《辽宁日报》2011年6月13日第9版）

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

——论《红楼梦》中的忧患意识思想

（一）“盛世危言”是《红楼梦》的忧患意识的最集中的体现

《红楼梦》一书，实际上是一部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为什么这么说呢？

《红楼梦》写了宝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和感人的爱情悲剧，古往今来，赢得了不少少男少女的眼泪，但是，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红楼梦》透过宝黛婚恋故事，委婉曲折的表现了他们背后的贾府内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①，正是这种矛盾斗争，才使贾府日益走向没落和衰亡。但是，这也不能据此就简单地说明《红楼梦》是一部描写一个封建大家族的衰亡小说。从更高的层次看，它实际上是一部哲理小说。透过宝黛爱情的悲剧、大观园内外那些少男少女的悲剧，贾府没落的悲剧，告诉人们一个重要的哲理：即“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样一个深刻的思想，它告诉人们要树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忧患意识。

书中一开始就写了贾府的煊赫和兴旺。通过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极度地铺陈出一个百年望族之大、之盛，然后又通过可卿死后的丧葬、建造大观园、元妃省亲等情节，继续表现其作为金陵在京的四大家族之首的权倾朝野的显赫和富贵。

就在极力渲染贾府的这种显赫和富贵的同时，作者在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前，着意写了一段秦可卿给凤姐托梦的故事，书中是这样描写的：秦可卿向凤姐说：“……常言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若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猻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

① 张兴德：《前八十回围绕宝黛爱情对贾母同王夫人等人矛盾的描写及其意义》，《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4辑

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①……但如今能于荣时筹划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诸事都妥,只有两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则后日可保永全了。②

凤姐便问何事。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③

秦可卿面对贾家的必然衰亡的结局,为凤姐出谋:多在祖茔附近置买土地房舍,并将家塾建立于此,因为按清朝的法律规定,即使将来“犯抄家之罪”,这里也可例外。以此作为子孙的退路。之后,她又一次强调:“依我之见……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④

贾府此时正是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的时候,作者却写了一段秦可卿给贾府的“内务总理”凤姐托这样一个梦,预言贾府可能出现的衰败问题并且为其应对后事出谋划策。这么长长的一段文字,冷眼看似和正在展开的情节并无多大关系。然而,这个“梦”很重要,这是作者借此在“画龙点睛”,是在向读者告诉本书的主题思想:要树立忧患意识,要有“安不忘危”的思想。如果进一步从哲学上探讨,秦可卿托梦讲的一番话,其思想实质是《老子》“物壮则老”“木强则折”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她为贾家出谋关于后事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老子关于“知其雄,守其雌”(第二十八条)的辩证法思想。(有人说这秦可卿向凤姐托梦,表现了可卿的先见之明的可贵思想,有人认为这是凤姐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而做梦,反映了凤姐的思想。笔者认为,这究竟真是可卿托梦还是凤姐自己思虑过度在做梦,作为小说来说,这并不重要,无须在这个问题上大打笔墨官司。重要的是作者借这个梦,表现作者的忧患意识。)

这个思想正和第二回冷子兴的话相回应。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府时说:

“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人如今

① 曹雪芹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页。

② 曹雪芹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③ 曹雪芹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④ 曹雪芹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